

商王盤庚廟號新解

陳光宇

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Piscataway, NJ, USA

內容提要

在甲骨文中所見商王廟號與漢朝司馬遷所作史記中記載基本相同。商王廟號多為兩個字，其第二字恆為十個天干之一。以天干為廟號是商代王室特徵，與王室繼承或吉日祭祀有關。至於商王廟號中第一字之本義，則少見學者討論。本文利用甲骨文之文字分析，安陽小屯殷墟考古所得有關夯土版築建築之資料，「般」與「版」二字音義之比較，以及其他故籍之資料論證商代第十九帝之廟號盤庚（甲骨文中作𠩺𠩺）中之盤（𠩺）字，應為其諡號，用以總結紀念其一生遷殷建都之功業。

1. 前言

商朝是中國歷史上可以確定的第一個王朝。商代帝王名號在甲骨卜辭，《史記·殷本紀》及《古本竹書紀年》中，俱有記載，卜辭中之人名與世系，與故籍所載，大致相同，可相印證。史書上商王的稱號，一般認為即是商王廟號。在《史記·殷本紀》中所列由成湯大乙至商紂帝辛，三十位商代帝王的稱號，除河直甲、文武丁之外，俱為二字，商王稱號中第二字必為十位天干中之一干，至於商王稱號中之第一字，原義為何，則少見學者討論。本文試以商王盤庚為例，利用殷墟考古，甲骨文，詩經，以及其他故籍資料，對盤庚稱號中「盤」字的原始意義提出一些看法。

2. 盤庚遷殷

有商一代三十位君王的名號，多見於甲骨文中的祭祀卜辭。其在卜辭中所見世系與史書故籍所載頗相吻合（張光直，1980）。除了極少數的幾位君王之外，史書上所載商王事蹟，多寥寥數語，語焉不詳。盤庚為一例外。帝盤庚是商代第十九君主，在位二十八年（當紀元前1402至1374年）。商史中，盤庚以遷都於殷而出名。《竹書紀年》曰：「盤庚旬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南去鄴四十里」。又言「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

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與別館」。盤庚所建新都，就一直成為商代的王都，直到商朝覆滅。《竹書紀年》中稱帝盤庚為盤庚旬，而甲骨文祭祀卜辭中俱稱其為盤庚，所以盤庚當是帝之廟號，而「旬」則可能是帝盤庚之私名。從成湯至盤庚，殷代王室曾有五遷的記錄（注一）。所以在盤庚遷殷之前，商王朝有過六個都城：亳、囂（或稱隴）、相、耿、庇、奄。這些由早商至中商的都城地望，仍有待未來考古確定（張光直，1980）。至於盤庚所建之殷都，經過數十年殷商考古的努力，已確定當為今日河南安陽一帶，事實上，安陽小屯，古稱殷墟，當非偶然（李濟，1977）。從安陽考古所得資料中，可以大致推定商代殷都之佈局：小屯當是殷王室宮寢祖廟之所在，而在洹水對岸，小屯西北之侯家莊西北岡，則應是商王陵墓所在（張光直，1983）。

盤庚遷殷一事，在故籍多有記載，咸視為有商一代的一件大事。較諸過去的五遷，盤庚遷殷之所以成為一件劃時代的轟動之舉，除遷都本身之外，更可能與其營建新都之規模有關。《史記》上說：「殷民咨嗟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可以看出當時盤庚在遷殷之前後，遭到很大的阻力，克服這些阻力頗不容易。盤庚不但要說服臣民，還要動員巨大的人力、物力以進行勘察、運輸、遷徙、以及龐大的營建工程。果然盤庚在安陽傾力興建的新都，達二百七十三年之久，不曾再遷。足見盤庚當時所營造的新都一定是規模宏偉，空前未有，足以傳世。《史記·殷本紀》中說「帝盤庚崩，…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尚書·盤庚》三篇，至今猶存，在商代三十位君王中，盤庚的名氣功業，與武丁相伯仲，僅次於開國的成湯。基於盤庚的功業以及後來商人對他的思念，我們猜測其廟號可能含有紀念其一生功業之意思，當不至於太離譜。

三、 版築工藝


三千四百一前，盤庚所營建的都城，當時的地上建築，今日已不復能見。所幸近代安陽殷墟考古，除了出土大量的甲骨文、玉器、青銅器等外，也發掘出許多商代宮室及其他的建築遺蹟。根據這些出土遺址的分佈，可以想見當時殷都的大致規模。小屯宮室建築遺址，分成三區：甲區為宮寢，乙區為祖廟，丙區為宗教性建築區（張光直，1983）。石璋如在其所著《殷




城建築遺存》一書中，記述頗詳（石璋如，1959）。小屯地區商代王室建築最大的特色是其基址俱為堅實的夯土地基。許多基址仍有柱礎存留。「夯」字在《漢語大字典》中的解釋是：砸實地基或砸實地基的一種工具（注二）。《六部成語》言「以木築土曰夯，以石礮壓地曰礮」。「夯土」，即是以夯具砸實之土。商代中葉的城牆建築已經開始用版築技術來生產所用之夯土。版築即以木版圍成一個框，每邊長約三米左右，裝滿泥土，再以夯具（或稱杵築）打擊，使土層堅實而不透水。將夾木去掉後，每層平均厚度為十厘米，即成為一版之夯土（Wheatley, 1971），用來建城牆，則稱一版之牆。周時城牆高度即以版來作計量單位。至今華北地區，特別是農村，還使用版築工技來填地基或豎牆壁（郭寶鈞，1963）。因為版築夯土技術的發明，才能夠建成高大的牆體。鄭州商城城牆即以版築技術建成，至今仍能看見殘存城體的夯土層的痕跡。城牆周長近七公里，高達十公尺，寬二十公尺，據估計，需一萬個工人，工作十八年方能建成。鄭州商城根據晚近考古推斷，當建於中商時期，較早於盤庚時期，可能就是商代的隴都（安全槐，1961）。盤庚遷殷，因為大量營建所需，極可能將版築工藝在品質同規模數量上有極大改進。並且將版築工藝由城牆建築用到宮室建築。在小屯出土的五十六個建築遺存之中，多數基址呈長方形，均由夯土打成。基址的夯土層，最厚的高可達三公尺。夯土層上由夯具砸打之痕跡猶清晰可見，寬約二至四厘米，深二厘米，間隔很密，足見工程質之細緻及量之巨大。基址有的長可達八十五公尺，目前出土面積最大的一片基址達三千平方公尺（石璋如，1959）。考古學家根據殷墟基址的夯土層，柱礎，銅柱礎的位置，得以將部份的殷代地面宮室建築大致復原（石璋如，1954），三千四百年前的殷都，而今仍能從出土的遺址及復原的宮室建築圖，想見當時建都規模之宏偉。
















至於當時建都情景，千百年以下，已難知曉。不過《詩經》上有一首〈綿〉的詩，形容周代的先公古公亶父（約當紀元前1300年）率領周人遷至岐山之後以版築技術大興土木之事。其中有言：「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抹之暋暋，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築之登登，當是形容眾人齊舉綁成一片的夯具作有規律的砸擊泥土所發出的聲音。鼙鼓極可能是用來協調砸擊速度以及激勵士氣之用。鼙鼓弗勝，表示士氣高揚，幹勁十足，連鼓聲都追不上砸擊夯土的速度。《綿》這首詩，雖然短短數語，但是形容三千多年前的造城情景，仍頗傳神，可以借來描述當年盤庚率領臣民在殷地營建新都的情形。版築夯土技術在中國建築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發明，影響深遠。這項

技術的發揚光大，並且大規模的被用來營建新的殷都王城，帝盤庚無疑的是一個關鍵人物。







四、 甲骨文中的盤庚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片中「般庚」二字，只出現於祭祀卜辭之中，應是廟號無疑。例如在《殷虛書契前編》中的一片甲骨上，有如下的刻辭，文曰：「庚寅卜貞，王賓般庚，劓日，無尤」（注三，見圖一）。這是商代第五期卜辭，時王（帝乙或帝辛）卜問以「劓」來祭祀般庚，有無禍害。盤庚二字在商代寫作，隸定則為般庚。庚為十干之一。商王名號自上甲微之後，在甲骨卜辭中俱為二字，其中第二字恒為十干之一，所以商王在卜辭或故籍中恒稱「某干」，如成湯在卜辭中即稱大乙。以天干作為廟號是商代王室的特有現象。其意義何在，近五十年來，學者討論甚多。例如張光直提出乙丁系統交替說（張光直，1963、1967、1973），認為這種二分現象與商代的王位繼承、政權傳遞、以及血親關係有密切關係。李學勤（1957）紀德蓮（1989）諸人則提出吉日說，認為商王廟號之選用十干，只是與祭祀前的卜選吉日有關，所以廟號中所用的天干一字，是在商王死後，由貞卜決定的。


至於商王廟號中之非天干的第一字，其意義為何，則少見學者討論。例如商王般庚廟號中的「般」字，是否可能有特殊意義，歷代都沒有特別解說。「般」字，在漢代《說文解字》中的解釋是「象舟之旋，從舟從夂（會意），夂令舟旋者也」。而「夂」字，在《說文》的解釋是「夂，以杖殊人也。周禮，夂以積竹」。所謂積竹應是將竹棍綁成一把之謂也。清代段玉裁認為「般」有舟旋之意，所以再由此引申，而有般還，盤桓之意，再又引申而有般遊般樂之意（注四）。總之，按照許慎《說文》及歷代文字學者的意見，「般」應是會意字，其本義即是以夂令舟旋或以夂令舟進。然而畢竟漢朝的許慎距離商代已經有一千多年之久，他對「般」字的解釋，未必完全符合該字的古義。所以「般」字本義，仍應由商代或更古的漢文字中去尋求。甲骨文中的「般」字，其右半部象手執棍（即許慎所稱之夂）作砸擊狀，極為象形，可以隸定為夂，，或反，應無異議。其左半部在甲骨文中寫作，原始意義較難確定。一般的解釋有兩種，一為象舟，一為象凡。如果象舟，則甲骨文之「般」可以會意成以夂擊舟，當與許慎所言「般為夂令舟旋」之說相通。然而甲骨文中另有舟字，仔細考察甲骨文中的舟字，多為作

，與般字左半邊旁，形似而實有別，所以般字邊旁可能似舟而實非舟。如果「𠄎」不作舟解，則許慎說文對「般」字的解釋，當不能成立。在甲骨文中，「凡」字寫作，與「般」字邊旁相似。羅振玉以為即槃。他說「古者槃與舟相類，故般庚之般從或徑作，殆與字同，後世從舟與從同義也」（注五）。李孝定同意羅氏之說言「凡之原始象形文字當作以與古文舟作者形近，故篆文誤從舟耳，凡字許訓最括之詞語，詞類無本字，乃假象承槃之為之」又說「承槃今猶有之作長方形與字形似湘人謂之端槃即此物也」（李孝定，1970）。周策縱也認為凡、般、槃、盤等字，皆為古今字，而甲骨文中的「凡」字，即是象承槃之形（周策縱，1986）。總之，以為端槃，主要的原因是般與槃二字在故籍相通，証據可以說是相當薄弱。無怪乎周策縱又指出的初義可能只是指兩桿連一方形物的東西，這方形物可以是木板，也可以是皮或絲布，而不一定是承槃（周策縱，1986）。事實上，如果之原始字義真是取之端槃，則甲骨文中的「般」字當象以手執或以手持杖擊打承槃，殊難成解。總之，字無論是作舟解或者作凡解，都很難圓滿解釋「般」字之初義。更不能令人理解何以第十九代商王帝般庚要以「般」作為其廟號之第一字。以是筆者建議「般」之初義當另作別解。

五、般與版的原始音義

筆者認為在甲骨文中「般」字的左半邊，當象以木板圍成框的一塊土方，或者象二木夾土，而右半邊則象以手執棍或。因之甲骨文中的「般」字，實在是很形象的表示了以夯具砸擊夯土的情形。所以筆者建議「般」字之古義即是以夯具杵築夯土，當屬會意字。「般」字也可能引申而泛指版築工技。甲骨文中不見版字，而《說文解字》中「版」字寫作。其右半部示以手（）持物作砸擊狀，而其左半部如果是表示在木板框中的土方（），如果如此理解「版」字，則「版」字當絕似甲骨文中的「般」字（見圖二）。從字形上來看，般與版二字，在商代可能俱作，應是同一個字。

另外從音韻學來看，「般」與「版」二字，今音相近，筆者猜測，此二字之取音，可能與二字之初義有關。商代的音韻系統，雖然目前所知不多，然而利用商代甲骨文中所反映的同音假借字及諧聲字，已有學者作初步研究（馬如森，1990）。事實上，除了同音假借字及諧聲字外，甲骨文中還

有一類字其取音可直接由該字之含義而加以推測。其中最好的例子是「卜」字。「卜」字甲骨文作，取象於龜甲獸骨上之卜兆兆盤。「卜」字，今讀或作ㄅㄨˊ，或作ㄅㄨˋ。《廣韻》作博木切，其音同於爆或破。董作賓最先提出「卜」字之取音乃象灼龜而爆裂之聲。並且曾經作實驗來証明。關於這點，他有一段很精彩的敘述：

乃鑿新購之龜版而灼之，灼之既墨，將見兆矣，而爆然之聲，乃發於所灼之中，亟覆版視之，拆文縱橫畢具，而卜字之形，亦遂與爆然之聲同時出現…，並悟及卜字之音，從可知卜之讀ㄅㄨˊㄅㄨˋ，為商代古音之僅存者矣（董作賓，1962）。

既然「般」字之初義可能與版築有關，則「般」字之取音，也很可能與以夯具打土的聲音有關。眾人以積竹或木棍合力擊打夾在木板框中濕土的聲音，可能就是「般」字的原始上古之音。事實上，在《詩經》中已經用「築之登登」來形容以夯具打土的聲音。「登」的上古音可能是 *daŋ*（注二），《廣韻》中「登」為都滕切，在蒸部。而「般」字的中古音被推定為北潘切，在元部（注二），前者為舌根音，後者為舌端音，二字均具有近似打擊硬物（如夯土）之聲。可以猜想「般」字之上古音當更近乎打擊硬土方的版築之音。同時可能又因為「般」字取音於「般」字之本義，可以視之為原始音，所以「般」字本身便容易被用作其他形聲字（如盤，槃，繁等）的音符，從而衍生出盤旋等意，而後因為「般」字與其衍生的形聲字相混，「般」字之本義遂不顯。

六、詩經考槃

因為「般」字初義可能由版築而生，所以即使後來「般」字之本義不顯，「般」字與營造建築的關係，在古籍中很可能仍有蛛絲馬跡可尋。例如中國建築工匠長久以來尊為祖師的魯班，史書上稱他為春秋時的魯國人，本名為公輸般。以般為名，恐非偶然，很可能就是時人或後人給他的美稱，表示他在建築工藝上的造詣。

「般」字初義。可能與建築營造有關。在古代文獻中有一更具體的例子，見於《詩經》。

《詩經·衛風》中的〈考槃〉一詩，其詩如下：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藎，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詩中「考槃」二字，歷來說法主要有二種：其一言槃即盤，是一種樂器。例如朱熹在《詩集傳》一書中引陳傅良之說云：「考，扣也。槃，器名；扣之以節歌，是考槃即扣盤，扣盤以歌，所以成樂也」。另一種說法則以槃為木屋。見於方玉潤《詩經原始》一書，其中引黃一正之說云：「槃者，架木為室，盤結之義也。考，築成也，考槃即言架木為屋」。李辰冬考証此詩（李辰冬，1970），認為此詩為士人尹吉甫作成於周宣王五年（紀元前823年），正當其從宣王西征獫狁之時。澗是山澗，阿是山陵，而陸是高平之地。考槃在澗，考槃在阿，考槃在陸，就是在這些不同的地點架木為屋。李辰冬更進一步論證，認為這些屋子，可能與西征部隊的營房有關。一般字典中「槃」字的解釋，或指其為承盤，或指其與盤、般相通。如果不是因為「般」與版築工藝及營建有關，很難理解何以「槃」字會作架木為屋之解。所以《詩經》中的〈考槃〉一詩，以「槃」字作為營造建屋解，是猶存古意也。

七、商王名號與般庚本義的推測

商代遺存至今的十數萬片的甲骨卜辭中，祭祀先公、先王所提及的每一位被祭的商王名字，多為二字，其中最後一字必為十個天干中之一字。因為在甲骨卜辭中，時王只稱作王，所以卜辭中稱商王的「某干」二字，應當是王室為祭祀該王所定的尊稱，亦即後世所謂之廟號也。甲骨文中所見「般」字，主要用作祭祀盤庚時所用之稱號，卜辭中之「般庚」即是商王旬的廟號，由天乙（即成湯）至帝辛，在三十個商王廟號中的天干一字的分佈，隱然有序，當與宗室血親關係或祭日選擇有關（注六）。至於廟號「某干」中的某字，就甲骨卜辭所列商王廟號來看，可以分作兩類：第一類所用的字，很可能只是用來區別世系稱謂，例如大（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中丁），小（小甲，小辛，小乙），祖（祖乙，祖辛，祖丁，祖己，祖庚，祖甲），商代有十六王其廟號屬第一類。第二類所用字則似與世系稱

謂無關。其中外（外丙，外壬），及武（武丁，武乙）字各有二王用之，其他十王所用的字（沃丁，雍己，堯甲，羌甲，南庚，陽甲，般庚，廩辛，康丁，文武丁），均無他王再用。何以商王要用這些似乎與世系或祭祀先後無關的字為其廟號？這些字在商代當時的原義為何？這些問題，在三千多年之後的今日，已頗難解。筆者猜測這些字可能仍與後代所謂的諡號有關。「諡」字在《說文》上的解釋是言行之跡也。《逸周書·諡法》言「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諡敘法。」《禮記·樂記》言「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如果諡法是在周初確立，則諡法之濫觴，當可能溯源於商代。例如商代第二十二帝武丁之廟號中的「武」字，可能就是諡號。帝武丁一生之事蹟以伐鬼方為最著。《易·下經》言「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詩經·商頌》有「捷彼殷武，奮伐荆楚」之句，俱是形容帝武丁的功業。所以用「武」字來象徵及總結帝武丁一生行跡，似頗恰當。一如周代開國之君姬發之稱周武王，俱頗合諡法原意。如果「武」字在商代已有諡法之意，則中國歷史上帝王以「武」字作為諡號，當以武丁為第一人。

準此，則般庚的「般」字如果由諡法角度來理解，當與帝盤庚言行之跡，一生功業有關。般庚率領殷人王室百姓渡黃河，在安陽小屯處以版築工技大興土木，建設新都，立下百年基業。《史記》中說百姓思盤庚，恐怕不是沒有原因。般庚畢生事蹟，當以遷殷建都為最著。「般」字在形、聲、義三方面均可作為版築工藝的代表字，用來象徵盤庚一生的功業，似乎頗為恰當。所以筆者建議商王般庚的「般」字，應是商人總結其一生事功所給予的諡號。

【注釋】

（注一）見劉宋裴駟之史記集解。

（注二）見徐中舒等編，1991，漢語大字典，台北遠東版。

（注三）原辭見羅振玉之殷虛書契前編。或見島邦男1970殷墟卜辭綜類，台灣文通書局，533頁

（注四）見段玉裁之說文解字注，1974，黎明文化出版社，408頁

（注五）見李孝定1970或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卷中，39頁

【參考資料】

- 安金槐 1961 《試論鄭州商代城址—隴都》，文物，1961，73至80頁
- CHANG, Kwang-chih 1980. *Shang Civiliz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onn.
- 張光直 1985 《中國青銅時代》，台灣聯經出版社，1983，225頁
- 張光直 1963 《商王廟號新考》，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期65至95頁
- 張光直 1967 《殷禮中的二分現象》，《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台灣清華學報社，1967，353至370頁
- 張光直 1973 《談王亥與伊尹的祭日並再論殷商王制》，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五期111至127頁
- 周策縱 1986 《古巫醫與六詩考》，台灣聯經出版社，1986，198頁
- 郭寶鈞 1963 《中國青銅時代》，北京三聯出版社，1963，133頁
- 吉德煒 1989 《中國古代的吉日與廟號》，殷墟博物院院刊，1989，20至32頁
- LI, Chi 1977, Anya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Washington
- 李辰冬 1970 《詩經通釋》，台北水牛出版社，1970，610至613頁
- 李學勤 1957 《評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考古學報，1957，第三期，123頁
- 李孝定，〈甲骨文集釋〉，1970，pp. 1993-1995.
- 馬如森 1990 《殷商音系研究述評》，殷都學刊，，vol. 4.
- 石璋如 1954 《殷代地上建築復原第一例》，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集，1954，269至280頁
- 石璋如 1959 《殷墟建築遺存》，台北中研史語所中國考古報告集
- 董作賓 1962 《商代龜卜之推測》，《董作賓學術論著》，台北世界書局，1962，58頁
- WHEATLEY, Paul 1971,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ldine Publishing Co.: Chicago, Ill.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MPLE NAME OF
SHANG KING PAN KENG

Kuang Yu Chen

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ABSTRACT

The Temple Names (廟號) of Shang Kings (ca 1,700 to 1,100 BC) found in the Oracle Bone Writings are remarkably similar to the King List compiled by Ssu-ma Chi'en (ca 145-90 BC), the Grand Historian of Han Dynasty, in the Book of History. The Temple Name of Shang King usually contains only two characters and the last character always corresponds to one of the ten heaven stems (天干). Although several theories have been advanced to offer explanations of the use of heaven stem in the Temple Nam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character in the Temple Name has not been discussed in the literature. Here, we argue that the first character 盤 (Pan) in the Temple Name of the 19th Shang King, Pan Keng (盤庚 or 般庚), was given posthumously and that it was given in honor of his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massive relocation of the Shang Capital, from Yen (奄) to Yin (殷) and his use of the newly developed hang-tu (夯土) technology in a gigantic city-palace construction work. We further argue that the word 般 was derived directly from the hang-tu (夯土) technology. My argument wa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i)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oracle bone character that corresponds to 盤 or 般; (ii) the Shang history on Pan Keng as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Documents, the Bamboo Annals, and the Book of History; (iii) the arch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palace and temples remains at Anyang city, the last Shang Capital that Pan Keng established about 3,400 years ago; (iv)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phonetic value of Pan was derived from the sound generated during hang-tu production; and (v) the word pan (槃) was used in the Book of Odes to indicate construction work.

